

# 不虛美，不隱惡—— 《史記·項羽本紀》對項羽雙重面向的描寫

朱孟庭\*

## 摘要

〈項羽本紀〉是《史記》中最精采的篇章之一，其中，主要由鉅鹿之戰、鴻門宴及垓下之圍，表現出項羽一生興起、轉折、敗亡的三件事。《漢書·司馬遷傳》中讚賞《史記》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此於〈項紀〉中即有鮮明的呈現。本文從四個面向加以探討：首先，項羽並未稱帝，司馬遷所以為其立「本紀」，從理論面來看，主要是：明統、紀實；見通變、觀盛衰；項、梁對比互見，不以成敗論英雄。其次，從情感面來看，司馬遷對項羽本人有一定的欣賞，〈項紀〉中呈現其優點有豪邁不羈，自尊自重；破釜沉舟，神勇懾人；珍重情誼，義薄雲天。其三，項羽英雄氣短，最終走向敗亡，自刎於烏江，其中敗亡之因乃其生性殘暴，大失民心；性躁學疏，力征經營；不善用人，吝於施惠；虛榮自矜，不聽諫言，缺乏自省等致命缺失。由以上分析可見項羽具有雙重面向，史公「不虛美，不隱惡」，選用典型化事件，並運用個性化的語言、複筆、對比、互見法等藝術手法，巧妙、如實地呈現其雙重、矛盾的人格與行事，在讚嘆中，又有深切的惋惜。

**關鍵詞：**史記、項羽、本紀、不虛美、不隱惡

\* 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No Baseless Praise and Not Varnishing Error - Description of Double-faced Xiang Yu in *Biographic Sketch of Xiang Yu of the Record of History*

Chu Meng-Ting\*

##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chapters in the *Record of History, Biographic Sketch (benji) of Xiang Yu*, which had been affirmed by Ban Gu that all it states, in which there is a lack of baseless praise and error varnishing, is straightforward and verifiable, is well known as highlighting the life of Xiang Yu through the battle of *Julu*, the feast at *Hongmen*, as well as the event of being surrounded in *Gaixia*, which refer to Xiang Yu's rise and decline in power, and to his failure in accomplishing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 respectively.

My discuss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1) the reasons why Sima Qian wrote a *benji* for Xiang Yu, who had not been definitely being an emperor, theoretically speaking, include: (i) recording what have actually happened; (ii) revealing the change in the world; (iii) observing the rule of the rise and fall occurred in human society; (iv) in comparing Xiang Yu with Xiang Liang, the way of judging whether one is a hero or not under a "success – failure" framework is denied. (2) Sima Qian's appreciation of Xiang Yu can be seen among a great amount of positive descriptions (generous, confident, brave, passionate, righteous...etc) of him in his *benji*. (3) Xiang Yu's failure is due to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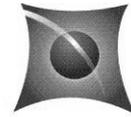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several character faults, which include (i) cruel to the people; (ii) impatient in reading and being addicted to fighting; (iii) has no talent for employing his staffs and usually holds a bad attitude; (iv) so pretentious and rejects advices from others; (v) lack of reflecting his own behaviors. (4) Based on what are mentioned above, it can be said that there must be a double faced Xiang Yu realized by Sima Qian who, by means of some artistic expressions including a s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events and a performance of vivid descriptions, is successful in pointing out the double-sided even the conflict in Xiang Yu's character.

**Keywords:** *Record of History*, Xiang Yu, Biographic Sketch, No Baseless Praise and

Not Varnishing Error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不虛美，不隱惡—— 《史記·項羽本紀》對項羽雙重面向的描寫

朱孟庭

## 一、前言

項羽這位蓋世英雄，在秦漢之際動蕩不安的歷史舞臺上，留下了自己獨特的身影，其最終雖以失敗收場，然司馬遷巧妙地既描寫其失敗之跡，又不以成敗論英雄，甚至破例將項羽入「本紀」。「本紀」，依《後漢書·班彪傳》載班氏〈論太史公書〉說：「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sup>1</sup>後人論史書「本紀」體例，多承班氏「帝王」之說。即「本紀」乃用以記載帝王傳記的體例，一般以帝王的諡號稱之，如〈秦始皇本紀〉、〈高祖本紀〉，以字名篇者，惟〈項羽本紀〉一篇。<sup>2</sup>

〈項羽本紀〉是《史記》中最精采、最悲壯、最膾炙人口的篇章之一，清代鄭板橋即曾贊評曰：「《史記》百三十篇中，以〈項羽本紀〉為最。」<sup>3</sup>其中，主要由鉅鹿之戰、鴻門宴及垓下之圍，表現出項羽一生興起、轉折、敗亡的三件事。南宋·葉適（1150-1223年）認為以人載事始於〈項紀〉，其於《習學記言》中曾言：「古書之於聖賢，皆因事以著其人，未嘗以人載事。項籍雖盜奪，然文字以來，以人著事，最信而詳，實始於此。」<sup>4</sup>東漢·班固（32-92年）《漢書·司馬遷傳》中讚賞《史記》乃：「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sup>5</sup>此於〈項紀〉中即有

<sup>1</sup>（南朝·劉宋）范曄：《後漢書·班彪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70上，頁5，總頁843。

<sup>2</sup>〈項羽本紀〉以下或簡稱〈項紀〉。

<sup>3</sup>（清）鄭板橋：〈濰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艾舒仁選：《鄭板橋文集》（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05年），頁19。

<sup>4</sup>（南宋）葉適：《習學記言·史記·項羽本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9冊，卷19，頁4，總頁843。

<sup>5</sup>（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頁2738。

鮮明的呈現。

然項羽並未稱帝，司馬遷何以要為其立「本紀」？其中原因值得深究。而就情感面而言，司馬遷必然對項羽有一定的喜愛，〈項羽本紀〉中呈現出項羽的優點有哪些？且項羽英雄氣短，最終走向敗亡，自刎於烏江，其中敗亡之因為何？即由此透露出項羽的缺失有哪些？又史公在〈項紀〉中運用了哪些藝術手法，以彰顯其「不虛美，不隱惡」的書寫原則？均值得探究，以下即由此深入分析〈項羽本紀〉，並參酌其他相關篇章，一一加以梳理。

## 二、項羽何以入本紀

### （一）天地自然之「時變」

〈項羽本紀〉是一篇破例的本紀，項羽並未稱帝，僅至於霸王，本不該列入本紀，歷來即有許多學者持批判的意見，如唐·劉知幾（661-721年）云：

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夏、殷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媿。

6

又南宋·洪邁（1123-1202年）云：

<sup>6</sup>（唐）劉知幾：《史通·內篇·列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5冊，卷2，頁9，總頁17。

楚懷王……太史公作《史記》，當為之立本紀，繼於秦後。待其亡，則次以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為代秦也，其失多矣。<sup>7</sup>

大體認為項羽不是代秦而有天下的帝王天子，將其立本紀，乃僭盜天子之名，且就其敘事之實質而言，亦為傳體，故將項羽列入〈本紀〉，是為不當之舉。然則，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他撰述《太史公書》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sup>8</sup>其將項羽列為本紀，乃有獨特的匠心與史識。究其旨趣有三，分析如下。

### （一）明統、紀實

《史記》以〈秦本紀〉繼〈周本紀〉之後，並敘其先世；秦亡之後至漢高祖即位之前的五年間（前 206-前 202 年），由項羽號令天下，〈項羽本紀·贊〉云：「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己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sup>9</sup>故以〈項羽本紀〉繼〈秦本紀〉，〈高祖本紀〉繼〈項羽本紀〉，其意在「明統」、「紀實」。如清人馮景（1652-1715 年）云：

作史之大綱在明統。周有天下，秦滅之而統在秦；秦有天下，楚項羽滅之，而統在楚；楚滅而天下之統，乃歸漢耳。羽入咸陽，殺子嬰，燔秦宮室，於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己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然代秦而號令天下，則既五年矣，此五年之統，非羽誰屬哉！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君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統。<sup>10</sup>

又如晚清·郭嵩燾（1818-1891 年）云：

<sup>7</sup>（南宋）洪邁：《容齋隨筆·楚懷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1 冊，卷 9，頁 11，總頁 343。

<sup>8</sup>（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史記總論·太史公事歷》（臺北：大安出版社，2013 年），頁 21。

<sup>9</sup>《史記會注考證》，卷 7，頁 76。

<sup>10</sup>（清）馮景：《解春集文鈔·書項羽本紀後》，《叢書集成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第 2491 冊，卷 7，頁 78。

案秦滅，項羽主盟，分裂天下以封王、侯，皆羽為之，實行天子之權，例當為〈本紀〉。以後世史例論之，當為〈懷王本紀〉，而懷王為項氏所立，擁虛名而已，天下大勢未一繫之；史公創為〈項羽本紀〉，以紀實也。<sup>11</sup>

即強調項羽曾號令天下、一統天下五年的時間，故司馬遷為其立本紀，以明其滅秦統一之功。又項羽滅秦，不僅「政由羽出」，且分封十八王，已儼然具有君王之實，在實際上起過相當帝王的作用，故司馬遷在明統、紀實的原則下，不立〈懷王本紀〉，而立〈項羽本紀〉。

## （二）見通變、觀盛衰

〈太史公自序〉中曾自述作〈項羽本紀〉之由，云：

秦失其道，豪傑并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前六句說明項羽所以興盛的原因，在於接續項梁反秦大業，且項羽殺了宋義，解救趙國，故受諸侯擁立。後二句說明項羽所以衰敗的原因，在於誅殺子嬰，背棄懷王，合而觀之，即可見項羽由盛極而至衰亡之跡，是作〈項羽本紀〉的意旨。

〈太史公自序〉於文末言其著《史記》的宗旨在於：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sup>13</sup>

秦、漢之際，變化劇烈，項羽為此間之中心人物，故立本紀，編列於秦始皇、漢高祖之間，以彰顯其中之變，正可「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符合其撰《史記》「通古今之變」之著作旨趣。如清·鄒方鏜（生卒年不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舉人）：

<sup>11</sup>（清）郭嵩燾：《史記札記·項羽本紀》（臺北：世界書局，1960年），卷1，頁47。

<sup>12</sup>《史記會注考證》，卷130，頁31。

<sup>13</sup>《史記會注考證》，卷130，頁60。

〈始皇紀〉云，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秦既亡而漢未振，當日之天下未有屬也。羽最強，得主命分天下，王諸侯，則其力足以有天下，而天下歸之。故曰，五年之間，號令三嬗。三嬗者，秦嬗楚，楚嬗漢也。此遷所以紀羽者也。<sup>14</sup>

又如程金造（1908-1985年）從史公自述其著《史記》之宗旨，和作〈項羽本紀〉之用意認為：

太史公之著〈項羽本紀〉，不在帝不帝，統不統與權不權，而是所以明其極盛而終於敗亡的原因。明原因就是「論考其行事」。其目的在於〈太史公自序〉結尾所說的「以拾遺補藝」。就是拾給為政者之所不及，補救其行事之弊端。

太史公是把當時執行政事主宰之人，列入本紀，以見其成敗得失。<sup>15</sup>

可知，司馬遷將項羽列入本紀，由此以見秦嬗楚，楚嬗漢五年間的變化，也可觀盛衰之大勢及何以如此之緣由，進而從中獲得歷史教訓，即抱持著「史可殷鑑」的著述深意，以此來勸誡後人。

### （三）項、劉對比互見，不以成敗論英雄

楚漢相爭之大事，項、劉二紀彼此互有詳略，可互見互補，二人之品格、功業、成敗、興亡，均相互交織，並形成強烈的對比。故司馬遷亦將項羽同入本紀，並置於劉邦之前，顯見其不僅呈現實質的變化態勢，且不以成敗論英雄，項、劉並尊，將二人在此段歷史中的影響視為同等重要，呈現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宗旨。明·郝敬（1558-1639年）云：

<sup>14</sup>（清）鄒方鵠：《大雅堂初稿·書項羽呂后本紀後》，《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拾輯26冊，卷6，頁2，總頁225。

<sup>15</sup>程金造：《史記管窺·司馬遷著項羽本紀之本意》（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89、304。

羽與高帝并起，滅秦之方略相當，而羽以霸王主盟，尤一時之雄也。秦滅六國，楚滅秦，秦既紀矣，可絀楚乎？故并尊羽於秦漢間，不欲以成敗論英雄也。<sup>16</sup>

明·鍾惺（1574-1624年）亦曾評曰：

司馬遷以項羽置本紀，為《史記》入漢第一篇文字，儼然列漢諸帝之前，而無所忌，蓋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敗論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sup>17</sup>

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則又寄託了自我的身世之感，蘊涵深致的「英雄情結」。蓋司馬遷因救李陵之故而遭宮刑之辱，於〈報任安書〉中不斷自慚形穢，自稱為「宦豎」、「刑餘之人」、「刀鋸之餘」、「閨閣之臣」、「虧形為掃除之隸」，故進而發憤著書，完成《史記》欲以「償前辱之責」，即如〈報任安書〉所云：「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sup>18</sup>如此忍辱負重，壯烈犧牲自我尊嚴，以成就著書立業之精神，亦為一可歌可泣之「悲劇英雄」，故其著書立說之意，自然是「英雄惜英雄」，不以成敗論英雄。

司馬遷所以將項羽列入本紀，除以上就理論面來看所列的三點原因外；就情感面來看，司馬遷對項羽此人必有一定的欣賞，以下便進一步分析項羽在〈項紀〉中所呈現的優點。

### 三、項羽在〈項紀〉中所呈現的優點

#### （一）豪邁不羈，自尊自重

項羽出身於楚國舊貴族，項氏世代為楚將，祖父項燕為楚國大將，叔父項梁

<sup>16</sup>（明）郝敬：《史漢愚按》，卷2，引自楊燕起、陳可青、賴長揚編：《歷代名家評《史記》》（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346。

<sup>17</sup>（明）葛鼎：《史記》，卷7所引，引自張新科、高益榮、高一農主編：《史記研究資料萃編》（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頁472。

<sup>18</sup>（漢）班固著，（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司馬遷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4368。以上六則引文分見於頁4356、4356、4356、4369、4356、4368。

曾教授其兵法，後因犯罪帶著項羽逃到吳中郡。因為在此他們並無可以依憑的勢力，多靠著自己的才能和勇氣施展抱負。中國文化中向來鼓勵人們實踐自我，散發個人的生命活力，如儒家倡導君子當具有剛健、自強不息的志氣，《論語》載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sup>19</sup>在項羽身上即有相當的展現。〈項羽本紀〉中記載這樣一件事：

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sup>20</sup>

秦朝的法律十分嚴峻，人民動輒身陷刑獄，或罪及妻孥，或誅連九族，甚至有「腹誹」的罪名，項羽於人羣中見到遊覽會稽渡錢塘江的秦始皇，信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此一雄奇之豪語，擲地有聲，可見項羽小小年紀就有過人的膽識，富有建功立業的壯志雄心，豪邁不羈，真言真語，使他的性格特徵綻放出耀眼的光芒，項梁雖立即「掩其口」加以制止，然由此開始對項羽另眼看待。

項羽的豪邁不羈，還展現在垓下之圍時：

###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檣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sup>21</sup>

項羽本有機會逃脫，然其豪邁的志氣與自尊，認為即使渡江保住性命，卻也無顏見江東父老，故拒絕烏江亭長的建議。楚漢相爭多次交鋒，劉邦多次失敗即趁機逃亡，在一次戰役敗亡中，甚至不惜將自己的一對兒女孝惠、魯元三度丟下車，以便自己能快速、順利地脫逃。若將渡烏江保命此一情境主易為劉邦，其必會欣

<sup>19</sup> 前者出於《論語·子罕》，後者出於《論語·微子》。《論語正義》，《十三經注疏》（臺中：藍燈文化事業公司），卷9，頁9右；卷18，頁6。

<sup>20</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4。

<sup>21</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71-72。

然接受亭長的建議，以趕緊渡江逃命為上策，然項羽秉持著貴族氣息自尊而不為，最終選擇自刎於烏江，而成了悲劇英雄。其於自刎前又演譯出諸多令人動容、可歌可泣的故事，如：

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sup>22</sup>

其豪情萬丈、從容不迫地自刎於烏江，臨死前，不僅將寶馬贈予烏江亭長，命令騎兵都下馬步行，手持短兵器與追兵交戰；且將自己的頭顱送給故人，使其換取獎金封邑。在此，都將其英豪之氣推到了極致。司馬遷在《項羽本紀》中不免致上英雄惜英雄的憐惜之意，而於惋惜中自有一定的欣賞與讚嘆。陳曦〈此身合是詩人未？——《史記·項羽本紀》的另一種解釋〉云：

###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享有「實錄」桂冠的司馬遷，在沒有回避項羽思想缺憾的前提下，筆端含情地描述了這位失敗英雄的詩性精神，並進而揭示了人類生存的一種悖論：詩性精神固然感人肺腑，但與之如影隨形的往往不是歡快的喜劇，而是沉重的悲劇。當然，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悲劇，因為它「從不萎縮和頹喪；它讚揚艱苦的努力和英勇的反抗」，「表現人的偉大和崇高」，「以深刻的真理、壯麗的詩情和英雄的格調使我們深受鼓舞」。項羽的詩性精神及其所折射出的這種悲劇魅力，給予後人的便是這種意蘊豐厚的啟示和振奮人心的感召。<sup>23</sup>

項羽詩性的性格，造成了其沉重的悲劇，司馬遷在惋惜、讚嘆之餘，亦賦予意蘊

<sup>22</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72-73。

<sup>23</sup> 陳曦：〈此身合是詩人未？——《史記·項羽本紀》的另一種解釋〉，《名作欣賞》，2007年第2期，頁35-36。其「」中之引文，引自朱光潛：《悲劇心理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337。

豐厚的啟示和振奮人心的感召。

## （二）破釜沉舟，神勇懾人

項羽處事果決，勇於克服困難。如鉅鹿之戰的勝利，奠定了其興起的契機，然所以楚戰士會「一以當十」地奮勇殺敵，是因為項羽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sup>24</sup>

項羽不僅「沉舟」、「破釜」，且將軍營全部燒燬，僅帶三日乾糧，以向士卒表達決死戰鬥、毫無退還之心意。

項羽亦有過人的才氣，〈項紀〉載其「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俾籍矣。」<sup>25</sup>自幼即顯現出懾人的不凡氣質。此後，或馳騁於沙場，或面對面殺敵，皆可見叱吒風雲，令人震懾的英勇之氣。如：

###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sup>26</sup>

項羽斬殺宋義，此盛氣令諸將皆懼服，首次建立了其做為將軍的威嚴。接下來在鉅鹿之戰中，則展現了其馳騁沙場的英勇無敵：

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

<sup>24</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20。

<sup>25</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4-5。

<sup>26</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19-20。

上將軍，諸侯皆屬焉。<sup>27</sup>

在此鉅鹿之戰與秦交鋒時，眾諸侯因懼怕僅做壁上觀，項羽則率領楚戰士一以當十奮勇迎戰，而打敗了秦軍，眾諸侯各個自慚形穢，無臉見項羽，皆膝行而前，自此，項羽真正成了諸侯的上將軍，各路諸侯皆隸屬於他。

〈項羽本紀〉中亦有近距離特寫項羽逼人的英氣，如以下二段：

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sup>28</sup>

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

<sup>29</sup>



樓煩本身即是漢軍中善於騎射的戰士，楚兵與之單挑數回合，皆為其射亡，項羽披甲持戟出營挑戰，「瞋目叱之」，樓煩即嚇得「目不敢視」，箭也不敢放了，轉身即逃回營壘，不敢再出來。垓下之圍，項羽大聲呼喊著往前衝，漢軍像草木隨風倒伏一樣潰敗，項羽對追趕而來的漢軍騎將赤泉侯亦「瞋目叱之」，赤泉侯連人帶馬都嚇壞了。此二則可見項羽在個人的氣質上，一言一語皆具有懾人的英武之氣。清·李晚芳（1691-1767）讚之曰「神勇」：

羽之神勇，千古無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筆，寫神勇之人，亦千古無二。迄今正襟讀之，猶覺啞啞叱咤之雄，縱橫馳驟于數頁之間，驅數百萬甲兵，如大風捲簾，奇觀也。<sup>30</sup>

<sup>27</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21。

<sup>28</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60-61。

<sup>29</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71。

<sup>30</sup> （清）李晚芳：《讀史管見·項羽本紀》（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安政三年〔1856〕浪華書林羣玉堂刻本），卷1，頁23b-24a。見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哈佛大學燕京圖

不僅讚賞項羽的神勇，亦讚賞史公能以神勇之筆，寫神勇之人。又郭嵩燾《史記札記》：「項羽英雄，史公自是心折，亦由其好奇，於勢窮力盡處自顯神通。」<sup>31</sup>可見，司馬遷對項羽的英武神勇，亦相當欣賞。

### （三）珍重情誼，義薄雲天

項羽的人格魅力，還體現在他既是一個柔情似水、珍重情誼的大丈夫，亦是一個頂天立地、義薄雲天的男子漢。

在「重情」方面，由項羽對其部屬、鄉親的深厚情誼可見，如在垓下戰敗後，至東城，僅剩二十八名騎兵，漢軍圍之數重，在突圍時，其對騎兵說：「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接著，又將士兵分為四隊，面朝四個方向，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sup>32</sup>在緊急關頭時，他並沒有貪生怕死，命令屬下在前殺敵；而是自我身先士卒，衝鋒陷陣，掩護士兵突破重圍，可說是愛兵如子。

項羽的柔情，最經典的表現便是在訣別虞姬的場面，其慷慨悲歌，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sup>33</sup>此「垓下歌」抒發項羽在漢軍重重包圍之下，充滿怨憤與無可奈何之深情，可說是驚神泣鬼，令人動容，使項羽的英雄形象更為真實、飽滿、美好。

在「重義」方面，古來真正的英雄多是義薄雲天的，如關羽在華容道義釋曹操便是生動的一頁。在鴻門宴中，項羽亦有類似的表現，一般多認為項羽在此放走了劉邦是婦人之仁，不智之舉，然司馬遷在致上深惋之意時，亦突顯了項羽義薄雲天的志節：

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sup>34</sup>

書館，「明清婦女著作數字計劃」(<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

<sup>31</sup> (清)郭嵩燾：《史記札記·項羽本紀》，卷1，頁59。

<sup>32</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70、71。

<sup>33</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69。

<sup>34</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29-30。

當項伯告知項羽，劉邦建了大功，若趁機襲擊他，是「不義」之舉，項羽便許諾不殺劉邦，可見項羽是個重義之人。詳析鴻門宴中，項羽不殺劉邦，表現出重義的層面如下：

其一，項羽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若在自己的帳中殺了前來謝罪的劉邦，則會留下「不義」的罪名，故項羽不為也。

其二，早先，楚懷王已和諸侯約定「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sup>35</sup>，儘管過程中消滅秦軍的主力仍是項羽，然畢竟先入咸陽者為劉邦，項羽不但未遵守約定而去攻打劉邦，還要趁機殺了前來謝罪，俯首稱臣的劉邦，可說既背信又背義，故項羽不為也。

其三，劉邦與項羽皆跟從項梁打過多場戰役，二人也算是超級戰友，〈項羽本紀〉載：「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sup>36</sup>城陽、濮陽、定陶、離丘、外黃皆有二人浴血奮戰之跡，二人可說是生死兄弟，為了奪位而殺了自家戰友、兄弟，是為不義之舉，故項羽不為也。

其四，依項羽的性格，要殺劉邦也應是光明磊落地在戰場上風光一戰，其即曾謂劉邦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sup>37</sup>若於鴻門宴上玩弄花招陰謀而取勝，致劉邦於死地，不合項羽重義的大丈夫性格，故其不為也。

#### 四、項羽在〈項紀〉中所呈現的缺失

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雖對於項羽的優長，給予充分且核實的讚美；但對於項羽在其中所展現的缺失，亦不加以隱晦，而是如實呈現，可見其「不虛美，不隱惡」的史家精神，由此以見項羽之所以成為悲劇英雄的原因。

鉅鹿之戰為項羽的興起奠定了良好的起始，明·茅坤(1512-1601)說此戰為：「項羽最得意之戰，太史公最得意之文。」<sup>38</sup>在此，司馬遷歌頌了項羽的豐功偉業。

<sup>35</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32。

<sup>36</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13-14。

<sup>37</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60。

<sup>38</sup> (明)茅坤：《史記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鉅鹿之戰的意義，根據韓兆琦《史記題評》的說法有三：「其一，消滅了秦軍主力，奠定了起義軍在軍事上徹底勝利的基礎；其二，促進了秦王朝內部的瓦解、分裂，演成了章邯的投降項羽、和趙高的殺二世，以及子嬰的殺趙高；其三，是轉移了秦王朝的注意力，為劉邦從南路長驅入關創造了條件。」<sup>39</sup>鉅鹿之戰時項羽既建立了以上功勳，何以最後會落得四面楚歌，自刎於烏江呢？這其中即顯現出項羽諸多的缺失，史公於〈項紀〉中有何描寫，以下即加以分析。

### （一）生性殘暴，大失民心

項羽生性十分殘暴，對於不合己意者，即將其烹殺，〈項羽本紀〉有以下二則記載：

項王見秦宮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縱公。<sup>40</sup>

對於說話不合己意者，或對於不從其封的將士，項羽即殘暴地烹煮之。

項羽的殘暴，更極致的表現是在對敵方進行全面的坑殺，〈項羽本紀〉中有以下的記載：

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

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

年)，史部第 138 冊，卷 4，頁 6，總頁 27。

<sup>39</sup> 韓兆琦：《史記題評》（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張大可、安平秋、俞樟華《史記研究集成》（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 年），第 3 卷，頁 24。

<sup>40</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 7，頁 36、57。

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

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sup>41</sup>

鉅鹿之戰前，項羽對既已攻破的襄城百姓進行全面阬殺；鉅鹿之戰後，秦降章邯率領二十萬人投降，項羽於西進途中，竟一夜之間將他們全部活埋於新安城南。此舉之誤，是為其往後失敗的重要關鍵，從此關中的家家戶戶，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與項羽有著不共戴天之仇，「保守估計，假使每一降卒有親屬五人，這一坑殺事件就使項羽和百餘萬秦人結下了深仇大恨。<sup>42</sup>楚漢戰爭之初，齊地田榮對劉邦有極大的幫助，而項羽在攻打的過程中，不僅燒平了齊國城市、房屋，對於田榮手下投降的士兵，亦全部活埋，且擄掠了齊國的老弱婦女，奪取齊地直到北海，殺死許多人，毀滅許多地方，如此殘暴之行徑，使得「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sup>43</sup>而此時，劉邦正率領五諸侯的兵馬，共五十六萬人，向東進兵討伐楚國，還一度攻下楚之首都彭城。宋·胡寅（1098-1156年）云：

莫強於人心，而可以仁結，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動也。莫柔於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術詐，不可以法持，不可以利奪也。項籍生於戰國，耳不聞先生仁義之事，目不睹先王禮樂之化，其所知者，惟攻伐爭

<sup>41</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10、25-26、49、62-63。

<sup>42</sup> 李偉泰師：〈論劉、項勝負的根本原因〉，安平秋等主編：《史記論叢》（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集，頁59。

<sup>43</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49。

鬥耳。彼其見白起坑趙卒於長平，必以為豪敢武勇而慕尚之也。……唯殺是務。二十萬人不服，羽得而坑之，諸王侯不服，四面而起，羽獨且奈何哉！<sup>44</sup>

道出了項羽殘暴是導致其失敗的重要因素。

項羽帶兵向東進攻，一路上攻打陳留、外黃。外黃起先不歸順，後終於投降，項羽不滿，準備活埋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外黃縣令的兒子僅十三歲，即懂得坑殺前來歸附者是萬不可行之舉，於是勸說項羽，項羽聽後覺得有道理，便赦免了那些即將被活埋的人；其後，項羽東進睢陽縣，睢陽人聽聞這種情況，都爭著歸附項羽。由此可見，項羽於此之前若皆無任何坑殺行徑，必定能獲得諸多民心，及眾諸侯國的依附。惜項羽所為卻多與此背道而馳，〈淮陰侯列傳〉中亦藉韓信之口，道出了項羽的殘暴而失民心：「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sup>45</sup>項羽如此殘暴失民心，勢必落得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慘境。



## （二）性躁學疏，力征經營

項羽少時學習寫字識字，沒學成就學；又學習劍術，也沒學成，曾發下豪語：「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sup>46</sup>後來項梁教其兵法，才剛懂一點兵法大意又不肯竟學，可見其性情急躁，學養不足，僅知以力征經營，即使才性佳，也難以應對多變的世局，而成為悲劇英雄。如：

### 1. 燒秦宮室，不居關中，意在復仇滅秦

〈項羽本紀〉載：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

<sup>44</sup> (宋)胡寅著，劉依萍校點：《讀史管見·漢紀·高祖》(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卷1，頁23。

<sup>45</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92，頁7。

<sup>46</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3。

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sup>47</sup>

項羽的祖父項燕為楚將，後為秦將王翦所殺，項羽可說是帶著報復的心態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又收秦貨寶婦女以東，都彭城。〈淮陰侯列傳〉中韓信即道出：「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sup>48</sup>是一大失誤。蓋舊秦地區、秦國故地擁有優越的地理形勢和人力物力資源，李偉泰師認為：「這是戰國時期秦滅六國，楚、漢相爭期間劉邦力克項羽的客觀因素。」且項羽「不能以智慧和仁心化解他自己和其他起義軍對秦人的復仇心理，遂在大肆屠殺秦人之後東歸，等於將最優越的地區和人力物力拱手資敵。」<sup>49</sup>項羽意在復仇滅秦，而非統一天下，故並無善加運用關中之地利，肆意燒殺，擄掠財物後即欲東歸，「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sup>50</sup>此乃為淵驅魚，促使秦人緊緊靠向對方，彼盈我竭，失去了地利與人和，再加上往後的時機不利，則必然走向敗亡之路。



## 2. 分封不當，後患無窮

秦一統天下之後，極權專制，以至有陳涉等揭竿，乃至六國之後紛紛起義，人心思舊，分封之制，蔚為當時的主流思潮。項羽胸中並無統一全國的規劃，他反秦的目的即是希望恢復戰國時期的封建制度，自己當個「霸王」即可，入關之後，「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sup>51</sup>，共計分封十八諸侯，自立為西楚霸王，可謂順應潮流。惜分封之處置有所不當，如〈項羽本紀〉載：

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

<sup>47</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35-36。

<sup>48</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7。

<sup>49</sup> 李偉泰師：〈論劉、項勝負的根本原因〉，《史記論叢》，第3集，頁63、64。並詳見第二節「劉邦入秦與舊秦地區的優越性」，頁55-59。

<sup>50</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8，38。

<sup>51</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37。

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sup>52</sup>

此段藉由陳餘私下派張同、夏說勸齊王田榮反項羽的史事，道出對項羽分封不當的不滿，及其所衍生的後患，可有以下的分析：

其一、項羽除自立西楚霸王，又立十八諸侯，如此分封下來，六國之後的版圖縮小，又多被迫遷徙，無法充分滿足他們復國的願望，自然不會善罷干休。

其二、當時起義的「豪傑」之士不止十八人，個個野心勃勃，未得到封賞者自然會憤憤不平，心有不服。

其三，分封不易公平，分封之大小、良窳，亦會引起比較之心而有所不平，進而引發紛爭。尤其是項羽將六國之後都封於醜地，而將自己的群臣諸將都封於善地。

〈淮陰侯列傳〉中韓信亦道出項羽「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sup>53</sup>由此亦可見項羽分封的不平。在此眾人多有不平的情形下，田榮又鼓動彭越，支援陳餘，紛紛叛亂，諸侯的重新混戰，致使項羽疲於奔命，無法專心對付劉邦，等於是為劉邦平定天下，創造了天賜良機。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3 · 初立義帝，後殺義帝

項羽在分封諸王，自立為西楚霸王前，先尊懷王為義帝，〈項羽本紀〉載：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sup>54</sup>

然而項羽也明白，懷王並無功，尊為義帝僅徒具虛名，此虛名並沒有獲得諸將相的尊重，對義帝並無益，且對項羽本身亦有害無益，使自己由制人的角色變成制

<sup>52</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47-48。

<sup>53</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92，頁7。

<sup>54</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36-37。

於人，故可說是不智之舉。清·王鳴盛（1722-1797年）即云：

六國亡久矣，起兵誅暴秦不患無名，何必立楚後？制人者變為制於人。……  
范增謬計既誤項氏，亦誤懷王。<sup>55</sup>

又清·管同（1780-1831年）亦云：

夫楚固列國，非天下之共主，項氏之意，欲亡秦而取其天下，則立楚之後  
僅足以收其故族之心，鼓其遺民之痛，而所謂燕、齊、韓、趙、宋、衛、  
中山之邦者，於楚何憐？夫豈可悉動耶？增之謀於是乎悖矣。<sup>56</sup>

說明立楚懷王為義帝，僅能感動楚國之後，對其他諸侯國之民，則無任何作用，  
所收效益有限。

其後，果然項羽覺得義帝礙手礙腳，便徙義帝於長沙郴縣。〈淮陰侯列傳〉：  
「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立善地。」<sup>57</sup>各地諸侯見項羽  
逐義帝，便有樣學樣，各自居善地為王，對項羽自然也就不會太敬重。再後，項  
羽又派人將義帝截殺於大江之中，此使自己落得不忠之名，正好為劉邦號召天下，  
討伐自己，提供了光明正大的藉口。〈高祖本紀〉載：

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  
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  
諸侯皆編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  
殺義帝者。」<sup>58</sup>

劉邦並非真為義帝哀痛，而是趁機做了一場非常生動的政治表演，將自己扮演成  
維護正道的公義之士。明·凌稚隆（生卒年不詳，於明萬曆〔1573-1619〕年間編

<sup>55</sup>（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點校本（臺北：大化書局，1977年），頁16。

<sup>56</sup>（清）管同：《因寄軒文初集·范增論上》，《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32冊，卷2，頁5，總頁283。

<sup>57</sup>《史記會注考證》，卷92，頁7。

<sup>58</sup>《史記會注考證》，卷8，頁46-47。

成《史記評林》)即云：

漢王袒而大哭，特借此以激怒天下，非真哀痛之也。不然何入關之諭，止曰吾與諸侯約，不曰義帝曰乎。要知項羽不殺義帝，漢王豈能出義帝？下者，項羽為漢驅除耳！<sup>59</sup>

由以上可見，項羽既立義帝，後又截殺義帝，對自我不僅無益還有大害，甚至是送給劉邦一個大利，為劉邦一統天下驅除了絆腳石。

### (三) 匹夫之勇，不善用人，吝於施惠

項羽不善於用人，也是他的一大致命傷。韓信、陳平、黥布原本都是項羽的部屬，但由於未受到重用與尊重，一個個都離開項羽投奔劉邦，尤其是韓信的棄項投劉，在垓下之圍時，在軍事上徹底摧毀項羽並置他於死地的便是韓信，若項羽當初能重用韓信等諸人才，可增添自我在軍事上的實力，也不至落於慘敗的境地。

在謀略方面，對於項羽始終忠心耿耿的范增，在鴻門宴中，其處處為項羽著想，想除去劉邦此一大禍患，項羽未能體會其忠心與用心，竟糊里糊塗中了對手陳平使出的反間計，進而對范增起疑，懷疑其忠誠度，〈項羽本紀〉載：

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sup>60</sup>

士可殺不可辱，范增被疑，削去本有的權利，自然不悅而自動請求告老還鄉。項羽本身缺少謀略，身邊又少了深謀遠慮的智者，自然會走向敗亡之路。〈高祖本紀〉記載高祖劉邦在雒陽南宮擺置酒宴，要求列侯與諸將領說出其所以取天下，而項羽所以失天下的原因：

<sup>59</sup> 《補標史記評林》，卷8，頁13上。

<sup>60</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55。

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sup>61</sup>

又〈淮陰侯列傳〉：

項王嗜噉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刑赦，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sup>62</sup>

二者皆道出了項羽剛愎自用而不善用人，該行賞時吝於施惠，然見人有疾，卻會涕泣分食，如此乃為「婦人之仁」，亦為其一大致命傷。

關於項羽的匹夫之勇，不善用人，清·王又樸（1681-1760年）亦有深入的批評，他說：

篇中寫羽，不但無帝王氣度，亦全不是大將身分，不過一騎將耳，前既於宋義口中點出，以後擊田榮，擊漢，擊彭越，擊陳留外黃，凡寫戰勝，無非親在行間者，至於用鄭昌而敗，用蕭公角而敗，用薛公而敗，用曹咎、司馬欣而敗。其與漢相持，必寫其自披甲持戟臨陣挑戰，此騎降之梟雄者也。故後段寫二十餘騎字以結之。且前殺會稽守，寫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後於結處亦寫獨籍所殺漢軍數十百人。寫盡匹夫之勇矣。<sup>63</sup>

<sup>61</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8，頁65-66。

<sup>62</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92，頁6-7。

<sup>63</sup> （清）王又樸編選，凌朝棟整理：《史記七篇讀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8。

說明項羽殺敵、勝戰，多為匹夫之勇，亦無大將軍調兵遣將之能，故所用諸將多為敗戰，於此角度而言，項羽帝王氣度確實有所不足。

#### （四）虛榮自矜，不聽諫言，缺乏自省

項羽具以上諸多的缺失，然其個性過於自尊自大，不聽諫言，故未能適時加以反省，以致一錯再錯，如前舉項羽烹煮說者之例，項羽屠戮咸陽城，燒秦宮室，大火三月不熄；劫掠秦朝的財寶、婦女，即欲往東回故鄉。有人勸說他關中之地，有山河屏障，四方均有要塞，土地肥沃，可以建都成就霸業，然項羽嫌秦宮室已燒得殘破不堪，且虛榮心作祟，急著衣錦榮歸，故不聽諫言，甚至將說者烹煮之。將關中此一良地，拱手讓予劉邦，而東都彭城，此乃項羽一大失誤也。

項羽的自以為勇武，缺乏自省，使其一步步走向敗亡之地，於垓下之圍時，其並未檢討自我究竟有何缺失，何以身歷七十餘戰以來，多所勝戰，但最終落得須自刎於烏江的地步，其於臨終前，仍只是一味地悲呼：「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sup>64</sup>太史公不免於《贊》中慨嘆曰：

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65

項羽將一切歸咎於上天的安排，自死仍不覺悟，亦不自責、反省自我的過錯；如此，則注定走向敗亡之路，即使歷史再重來一遍，項羽還是會犯同樣的錯誤，而有同樣的敗亡結果。

### 五、項羽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手法

史公筆下的項羽同時具有以上的優、缺點，他是運用哪些藝術手法，塑造項

<sup>64</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70。

<sup>65</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76。

羽此一雙重、鮮明的人物形象呢？以下即加以分析。<sup>66</sup>

### （一）選用典型化的事件

人的一生可以分成數個不同的階段，而各個不同的階段中，要運用哪些事件來突出表現傳主，司馬遷則是經過精心的選材，以典型事件描繪人物形象，選擇人物在關鍵時刻的表現，是司馬遷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法之一。

〈項羽本紀〉中司馬遷對項羽二十四歲以前的言行事件，以簡要概括的方式介紹；對項羽二十四歲起兵至三十一歲在烏江亭自刎，這八年來的所做所為，所經歷的大小七十餘次戰爭，及與敵友的往來等事件中，精心挑選最能表現項羽性格特徵的關鍵事件，且亦可展現秦漢之交重要的歷史時刻，如鉅鹿之戰、鴻門宴、垓下之圍三件歷史大事等，進行濃墨重彩的方式詳細描繪，其他則或簡略敘述，或放在其他人的傳略中運用「互見法」的方式加以描繪，彰顯了項羽既鮮明又突出的個性特徵。

在拔劍斬曹無傷守中已顯現項羽的武藝和膽略，但這也僅是他初露鋒芒而已。在鉅鹿之戰中，則充分展現了項羽的雄才大略與勇武過人。項羽被命為上將軍後，他率領士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sup>67</sup>在此，司馬遷運用短句，簡潔有力的描寫項羽一連串的軍事行動，展現當時緊張的氛圍與項羽戰鬥的決心。項羽與秦軍多次交戰，楚戰士以一當十，而眾諸侯僅做壁上觀，項羽大敗秦軍後，召見諸侯將相，他們「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sup>68</sup>如此怯懦的表現與項羽形成強烈的對比，由此鮮明地展現出項羽神勇、威懾、果斷、無敵的一面。

秦滅之後，項羽未能認清形勢，未意識劉邦是潛在的勁敵，在揭開楚漢相爭序幕的鴻門宴上，讓劉邦順利脫逃，在范增三次舉玦示意、項莊舞劍、樊噲闖帳等刀光劍影、明爭暗鬥中，展現出項羽淳樸、磊落、寬厚、重義的一面，同時也展現了他勇武有餘，謀略不足的一面。

此後，項羽愈戰愈被動，在四面楚歌聲中陷入絕境，垓下之圍、烏江自刎，寫出其英雄末路的悲歌，「垓下歌」即吐露其英雄末路時的痛苦心境與複雜情緒。

<sup>66</sup> 本節敘述時，仍須舉例以證之，故部分例證不免與前文重複，然以簡要列舉為原則。

<sup>67</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20。

<sup>68</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21。

在漢軍重圍之中，仍「潰圍」、「斬將」、「刈旗」，當赤泉侯帶兵逼近時，項羽「瞋目叱之」，使得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sup>69</sup>末路時，拒絕烏江亭長的幫忙，渡江逃難，臨死前，將寶馬贈予烏江亭長，將頭顱贈予故人，均展現了項羽英勇懾人、豪邁不羈、自尊自重如此悲劇英雄的氣魄。

以上鉅鹿之戰、鴻門宴、垓下之圍三大歷史事件，不僅勾勒出當時歷史發展的重要情勢與關鍵，且透過激烈的衝突矛盾，生動地刻畫出項羽鮮明的、雙重的性格，記錄了他一生由成功而失敗的過程。值得一提的是，司馬遷在事件的描寫中，除了實錄之外，亦當有部分的想像，如鴻門宴前，劉邦、張良、項伯的密談，烏江邊項羽與烏江亭長的對話，都不免有司馬遷在不「違情」、「違史」的原則下的想像與發揮，使事件更具有典型性，以成功描繪人物形象。

## （二）運用個性化的語言

在各種事件、場景的描繪中，司馬遷善長運用高度個性化的語言，即努力模擬和運用自然的語詞，來刻畫人物的神情態度，既符合人物的身份，亦突顯人物的個別性與典型性。如〈項羽本紀〉載項羽云：「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sup>70</sup>項羽觀秦始皇過錢塘江的盛況時，脫口而出可能惹上殺身之禍的話語：「彼可取而代之。」<sup>71</sup>可見其坦率、強悍、爽直、豪邁的一面，雄心壯志盡在其中，符合他沒落貴族的身份。同樣是觀秦始皇，〈高祖本紀〉載：「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sup>72</sup>展現出市井小民的想望，語氣委婉，韜晦不露，正如王鳴盛所言：「項之言悍而戾；劉之言，則津津然不勝其韻羨矣。」<sup>73</sup>僅僅數語，兩相比較，即可見項、劉二人之身分、心理與性格的不同。

於鴻門宴上，劉邦委屈地告訴項羽：「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羽則全盤道出：「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sup>74</sup>意思是曹無傷說你劉邦想當關中之王，派兵守住函谷關，阻擋我西進；否則，我項羽何以

<sup>69</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71。

<sup>70</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3。

<sup>71</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4。

<sup>72</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8，頁6-7。

<sup>73</sup>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2，頁17。

<sup>74</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30。

要派兵攻打你？項羽直接將隱藏在劉邦陣營中為其提供情報的曹無傷給出賣了，這些話語鮮明地表現出他心直口快、粗獷疏略、胸無城府的性格，然做為一個領導人，如此性格必然會導致失敗。

而當烏江亭長建議項羽東渡時，項羽則笑曰：

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sup>75</sup>

此運用了三個詰問語的慨嘆，鮮明地呈現出項羽豪邁、自尊的複雜心情與性格特點。此外，「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的英雄悲鳴，與「力拔山兮」的詩性悲歌，也都是成功展現出項羽個性化的語言。

除了對話語言外，《史記》中亦善於運用敘述語言，以傳神地描繪人物情態、動作、性格與事件。如「鴻門宴」一段寫到：「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sup>76</sup>雖是參參數語，但清楚地呈現出項、劉二人兵力的懸殊，駐紮地的相近，亦可由此描繪出項羽的咄咄逼人、劉邦的岌岌可危。如此，富有個性化色彩的對話語言與敘述語言密切結合，生動地交織出人物的個性特徵。

### （三）運用複筆

複筆是指反覆使用某個字、詞、句，以增強文章表現力的一種藝術手法。清·牛運震（1706-1758）曾云：「他史之妙，妙在能簡，《史記》之妙，妙在能複。」<sup>77</sup>其指的便是《史記》的複筆手法。〈項羽本紀〉中對項羽的描寫，即有巧妙地運用。如司馬遷在描寫項羽語言和語氣時，多次使用「必」字：

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

<sup>75</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71-72。

<sup>76</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27。

<sup>77</sup> （清）牛運震著，魏耕原、張亞玲整理點校：《史記評注·五帝本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卷1，頁4。

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臬，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

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sup>78</sup>

以上這些語氣，都表現出項羽必勝的決心與自信，但同時也展現了他剛愎自用、任性而為的缺失，以致最後悲壯地自刎於烏江。又如多次使用「大破」之詞：

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

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sup>79</sup>

「大破」一詞的反覆使用，有時或再加上「再破」一詞，不僅展現項羽叱吒風雲的英雄氣概，也呈現出其所向披靡的大將之風。

而項羽如此地自信、好勇，極度崇尚個人的攻伐，以致於臨死之際，只知一次次慨嘆「天之亡我」，顯現出他不知自省的性格缺失，但也同時呈現出他無畏又無懼的悲劇英雄形象，悲壯卻不悲傷，豪烈卻不淒涼，本是橫掃千軍的雄心壯志，最後則徒留無限的感慨與哀嘆。錢鍾書（1910-1998年）即云：

馬遷行文，深得累疊之妙。如本篇末寫項羽自度不能脫，一則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再則曰：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三則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心已死而意猶未平，認輸而不服氣，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sup>80</sup>

<sup>78</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18、62、70。

<sup>79</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12、14、15、15、23-24。

<sup>80</sup> 錢鍾書：《管錘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冊，頁272。

司馬遷運用複筆的手法，將瀕臨死亡的一代梟雄，其心中豪邁、憤慨、高傲、無奈等複雜的心理層面，描寫得十分真切，千載以來的讀者多為之動容扼腕。

#### （四）運用對比法

《史記》善於運用複筆，不僅可以強化人物形象，且在強化中可以達到某種情感美化的作用。如項羽生性殘暴，然後代卻對他悲劇性格的命運更加關注，並深深為之同情、嘆惋。其中最令人感傷的垓下歌，即運用了複筆：「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sup>81</sup>在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他並不畏死，仍一心記掛著自己的名姝與寶馬，「奈何」一詞的重複，一唱三嘆地表現出項羽的悲慨之情，對自己作為一世霸主，卻無力保護自己的寶馬及女人，深感不甘心，這使得項羽悲劇英雄的形象更加飽滿且耐人尋味。然而，在此要特加說明的是，司馬遷還進而運用對比的手法，更加突顯人物形象。如在〈項羽本紀〉中，項羽的死敵劉邦，便常有「奈何」不已的感嘆：



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

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sup>82</sup>

當張良告訴劉邦，項王要率兵四十萬來攻打他時，劉邦大驚曰：「為之奈何？」當張良再問眼前勢力可否抵擋得住項羽時，劉邦則誠實以對不如也，並進而問：「為之奈何？」當劉邦溜出鴻門宴，來不及辭謝，擔心禮數不周，也詢問了「為之奈何？」又當楚軍大破漢軍，劉邦躲在營區內，擔心援兵不至，便謂張良曰「為

<sup>81</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69。

<sup>82</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7，頁28、33、66。

之奈何？」劉、項遇事同樣都有「奈何」的反覆追問，但二人顯然不同，形成強烈的對比。劉邦雖然膽怯，缺乏擔當，然懂得降低姿態求教，善用人才，從善如流，而歷史事實也證明了，劉邦此一德行，使他關關難過、關關過，取得最後的勝利。反觀項羽，他所以兵敗如山倒，往往由於他於困難之際，多逞個人之勇，不善於放下身段向專人、謀臣求教「為之奈何？」謀臣們自然不敢多言，而是死到臨頭才感嘆：「奈何？」此不僅為時已晚，且其抒發的原因，僅為了個人私情；抒發的目的，僅在於宣洩不平之氣，並非藉此詢問他人紓困的方案。而同屬私情的部分，善云「奈何」的劉邦則不言，如其多次在危難之際，毫不考慮地將自己的兒女推下馬車，項羽要烹煮其父以此威脅時，其亦淡然且毫無情感掙扎地說：「幸分我一杯羹」，此皆與項羽形成強烈的對比，突顯項羽殘暴又不失率真，剛猛又不失柔情的一面。

此外，尚有多處運用對比的手法，如〈項羽本紀〉中項羽是個純然的熱情少年，起義時才二十四歲，拔劍自刎時才三十一歲，而劉邦則已是一個五十六歲的世故老人，自然一個血氣方剛、少年氣盛，主張鬥力；一個老謀深算、以退為進，主張鬥智。而面對秦宮室的珠寶、美女，項羽大肆搜括後東去，致使「秦人大失望」<sup>83</sup>，然因恐懼而不敢不服；反觀劉邦，其雖也難以自持，有所動心，然最終聽了張良、樊噲的勸告而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並與關中父老兄弟「約法三章」，拒絕接受秦人所獻之牛羊酒食，其結果是「秦人喜」、「秦人大喜」、「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sup>84</sup>一個大失民心，一個大獲民心，兩相對比，自然可見劉、項所以成敗的關鍵，突顯項羽性格上的不足。

### （五）運用互見法

司馬遷在撰寫人物傳記時，除了在其本傳中集中描寫傳主的重要事跡外，亦會運用「語在 X X 事件」的「互見法」來補充描寫人物的形象，即如唐人劉知幾所云：「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帝則云：『語在項羽』，於項傳則云：『史具高紀』。」<sup>85</sup>北宋·蘇洵（1009-1066）亦云：「本傳晦之，

<sup>83</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 8，38。

<sup>84</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 8，頁 33、36、36。

<sup>85</sup> （唐）劉知幾：《史通·內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85 冊，卷 1，頁 2，總頁 14。

而他傳發之。」<sup>86</sup>此一來可以避免重複，將傳主一些次要的事跡，散見於其他相關人物的傳記中；二來則可以在本傳中保持司馬遷所欲傳達的一個主要形象，而於他傳中再傳達出人物的另一面向。如〈項羽本紀〉中突出描寫了項羽豪邁不羈、氣蓋一世、神勇懾人的一面，在其本紀中雖亦有所貶抑，然在字裡行間卻可感受到司馬遷對項羽這位英雄人物的同情與謳歌，在鉅鹿之戰中，他欽佩項羽破釜沉舟的英雄氣概；在鴻門宴中，他既感佩項羽的重義，又惋惜項羽的寡謀、胸無大志，輕易放走了宿敵劉邦；在垓下之圍中，則渲染出項羽英雄末路的悲壯慷慨；在東城迎戰中，描繪出項羽奮戰到底的神勇情操；在烏江自刎中，則讚揚項羽至死不降的英雄本色。司馬遷在〈項紀〉中並沒有直接批評項羽的人格缺失及軍事失誤，而是藉由〈淮陰侯列傳〉中韓信之口明白點出：

項王嗜噉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刑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sup>86</sup>（北宋）蘇洵：《嘉祐集·史論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4冊，卷9，頁3-4，總頁904-905。

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sup>87</sup>

在此，司馬遷雖用以表彰韓信卓越的才能與過人的見識，前段一一分析項羽所以失敗的原因；後段則將高帝劉邦與項羽對比，更突顯項羽的不足，二者所以成敗之因，也就昭然若揭了。同時，可於〈項紀〉中巧妙突出項羽的英雄形象，雖其中隱含有項羽殘暴、性躁、學疏、虛榮、自矜等缺失，但讀者卻不會對項羽此人感到厭惡，反給予更多的是同情與讚嘆。

至於同一件史事，司馬遷亦常於不同的傳主而有不同的寫法。如「鴻門宴」一事，它互見於〈項羽本紀〉、〈高祖本紀〉、〈留侯世家〉、〈樊噲列傳〉中，但詳略各有不同，可互為補充。因此事件乃項羽成敗的重要關鍵之一，故自然在〈項紀〉中描繪最為詳盡。

## 國立中興大學 結語

司馬遷寫〈項羽本紀〉，以「不虛美，不隱惡」的求實態度與大無畏的精神，刻劃評析了項羽此一歷史人物。項羽並未稱帝，然史公將其列入本紀，從理論面來看，其旨趣主要有三，即：明統、紀實、見通變。觀盛衰，項、劉對比互見，不以成敗論英雄。從情感面來看，史公對項羽本人有一定的欣賞度，項羽在其〈本紀〉中呈現的優點有三，即：豪邁不羈，自尊自重；破釜沉舟，神勇懾人；珍重情誼，義薄雲天。項羽雖有以上的優質才性，然終究抵不過他諸多致命的缺失，使他最終敗亡，自刎於烏江，究其因有四：其一，生性殘暴，大失民心。其二，性躁學疏，力征經營，其中如燒秦宮室，收其貨寶婦女而東；分封不當，致使後患無窮；初立義帝，後殺義帝等。其三，不善用人，吝於施惠。其四，虛榮自矜，不聽諫言，缺乏自省。

由本文的分析可見，項羽是個具有雙重性格的人，他的優、缺點經常是相互對應且相互矛盾的，韓兆琦云：

項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同時又是一個鼠目寸光的庸人；他有時真有龍飛鳳翥的雄姿，有時又愚蠢昏聩得像一頭驢子；他有時天真淳樸、寬厚

<sup>87</sup> 《史記會注考證》，卷 92，頁 6-9。

慈和得令人喜愛，有時又暴戾兇殘得令人髮指。凡此種種，都在司馬遷筆下得到了生動真切的表現。<sup>88</sup>

又錢鍾書云：

「言語嘔嘔」與「喑噫叱咤」，「恭敬慈愛」與「僥悍滑賊」，「愛人禮士」與「妒賢嫉能」；「婦人之仁」與「屠阬殘滅」；「分食推飲」與「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違，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兩手分書，一喉異曲，則又莫不同條共貫，科以心學性理，犁然有當。《史記》寫人物性格，無複綜如此者。<sup>89</sup>

史公選用典型化的事件，並運用個性化的語言、複筆、對比、互見法等藝術手法，巧妙、如實地呈現了項羽雙重、矛盾的人格，「不虛美，不隱惡」，在讚嘆中，又有深切的惋惜。是以《項羽本紀》贊中在感嘆項羽敗亡之諸多缺失之前，乃先肯定項羽具有可與古之舜相比擬的特質。<sup>90</sup>項羽最終雖以敗亡收場，然司馬遷仍蓋棺認定其為一「英雄」，在整個秦漢史中，其在地位、價值與象徵意義等方面，均具有帝王的質性與作用，故不以成敗論英雄，仍將項羽列入「本紀」中。

## 徵引文獻

<sup>88</sup> 韓兆琦：《史記題評》，收於《史記研究集成》，第3卷，頁28。

<sup>89</sup> 錢鍾書：《管錐編》，第1冊，頁275。

<sup>90</sup> 《史記·項羽本紀》載：「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卷7，頁75），此雖云身體五官之特質相似，然筆者以為史公亦借此肯定項羽部分的優點，乃可與舜相比擬。

## 一、傳統文獻

-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
- (魏)何晏等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臺中：藍燈文化事業公司，未註出版年。
- (南朝·劉宋)范曄：《後漢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 (唐)劉知幾：《史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5冊，1983-1986年。
- (北宋)蘇洵：《嘉祐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4冊，1983-1986年。
- (北宋)胡寅著，劉依萍校點：《讀史管見》，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
- (南宋)洪邁：《容齋隨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1冊，1983-1986年。
- (南宋)葉適：《習學記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9冊，1983-1986年。
- (明)茅坤：《史記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38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正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6冊，1983-1986年。
- (明)凌稚隆編，(明)李光縉增補，(日)有井範平補標：《補標史記評林》，臺北：蘭臺書局，1968年。
- (清)馮景：《解春集文鈔》，《叢書集成初編》第2491冊，1935年。
- (清)王又樸編選，凌朝棟整理：《史記七篇讀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清)鄭板橋著，艾舒仁選：《鄭板橋文集》，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05年。
- (清)李晚芳：《讀史管見》，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安政三年，1856浪華書林羣玉堂刻本，見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明清婦女著作數字計劃」(<http://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chinese/>)
- (清)牛運震著，魏耕原、張亞玲整理點校：《史記評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
-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點校本，臺北：大化書局，1977年。
- (清)管同：《因寄軒文初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郭嵩燾：《史記札記》，臺北：世界書局，1960年。
- (清)鄒方鐸：《大雅堂初稿》，《四庫未收書輯刊》拾輯26冊，北京：北京出版

社，2000年。

## 二、近人論著

### (一) 專著

張大可、安平秋、俞樟華：《史記研究集成》第3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年。

張新科、高益榮、高一農主編：《史記研究資料萃編》，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

程金造：《史記管窺》，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楊燕起、陳可青、賴長揚編：《歷代名家評《史記》》，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

錢鍾書：《管錐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韓兆琦：《史記題評》，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13年。

### (二) 論文

藍朗月：《《史記·項羽本紀》研究》，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李偉泰：〈論劉、項勝負的根本原因〉，安平秋等主編：《史記論叢》第3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

張軍軍：〈盈虛之道論雄杰——由〈項羽本紀〉等篇談《史記》人物塑造〉，《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6期，2010年12月。

陳曦：〈此身合是詩人未？——《史記·項羽本紀》的另一種解釋〉，《名作欣賞》，2007年第2期。

霍小芳：〈《史記·項羽本紀》探析〉，《山西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19卷第1期，2011年3月。



